三个人的方式

邬峭峰

洪家老三,被同伴称为某头阿三,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是躲不过的。少年间相互揶揄,是那时无本的娱乐。他和我成为中学同学时,称呼已回归阿三。阿三聪明,同学在他跟前,都没有智商上的优势。阿三损人,像鱼鳍扎入你的虎口,毒素侵入,疼得要命。由此,不友好的某头两字,不久就脱落了。

阿三没有想到,成年后会饱受动迁、购房困扰。老房子说好快要动迁了,一等又是十多年,等得很烦。

那年的录取率太低,阿三高考落榜后,接连考警察、考报社、考电视台、考公务员,样样都不到初试分数线一点点,令他沮丧。此后,他的心气就变得忽高忽低。两个姐姐早就宣布,老房子产权全归弟弟。父母先后百年,动迁却一直沉寂。阿三有过短暂婚史,他把这事捂得严,除我以外无人知道。他在一个影剧院当部门副主管,靠薪资买房是不可能的,待拆迁的区域又显得破相,就在外面租房。姐姐们要联手资助他,哪怕买在嘉定黄渡,买在浦东航头,遭他坚拒。关于动迁,阿三两次托我找人向有关部门打探,回话都不太确定。不声不响中,十五六年过去了。

突然间,阿三老房子所属街坊的动迁再度启动。一俟谈妥,动迁款发放极快。他老早就看中了一套二手房,但有180万元的缺口。阿三打来电话,直截了当地说,“拿你的房子抵押,贷180万元借给我,六个月内还清本息。”之所以六个月,是要留足时间,把早年在康桥买下的一套小房子卖掉变现。

本埠居民之间这么不拐弯地借钱,还要人家去抵押,少见。算阿三有想象力,他找对人了,我偏向同意。两年前,我也曾向他开过口,他动用自己的退休补偿金,助我解决了难题。这笔钱直到一个多月前,我才还给他。

我在电话中说,房产证上是我一个人的名字,但抵押贷款合同,通常也要我夫人签字。去打听一下,有没有不需要配偶签字,就能放款的贷款公司,如有,180万元没问题。他立即就去找了。

说起一个多月前,我归还他那笔钱的事,有点好玩。

当时我向他借钱,明确说,“我没有办法讲清楚归还日期。”他说,“没事的,讲好日子,逾期了,大家反倒难受。就这点钱,你别有压力。但我有一个小要求,说起来嘛,总裁、总经理,来去都有司机,你一副狠三狠四的样子,但这几年,看得出你像是有经济问题。你实话告诉我,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,正在退赔?”我说,“就是融资做证券赔的,急了点,野了点。”他说,“那好,账户给我。”我写的借条上,归还时间是开口的。

此次还钱,准备了一笔利息,怕他不接受,我还是在电话里先试探一下,利息的数字自然是往高里走的。他说,“寻死啊,我要赚你这个钱?”我说,“那就减掉一半吧。”他似乎想了想,说,“还是太高,这样吧,下个月呢,是我生日。”他就这么没头没脑地挂了电话,一分钟后,我才反应过来,哦,是这个意思,我笑了。

十来天后,我们在一家小酒馆见面。每次吃饭,他从店门外进来,总是像个野战工兵,背个很大的黑色双肩包,里面什么种类的酒都自带。难得吃个饭,还要算进算出,我多次想说他,又怕他怼我。坐定后,我拿出一个确实不薄的红包,双手递给他,并祝他生日快乐。他把红包往靠墙的桌边一放,瞧都不瞧一眼。

我俩酒足饭饱,临走前,他把自己的筷子掉了个头,夹起那个红包放进双肩包,说,喂,这钱不是我拿的,是这双筷子拿的。

180万元的事,打听的结果是,凡靠谱的贷款公司都要借款人和配偶一起签字。阿三不愿惊动我的夫人。他又有了一招,问我,万金,你还记得吧?

这个万金,是我们一位小学及中学女同学,家境贫寒,长相可以,胆量超大,读书极好。她家和阿三家住得近,越近的邻里,一般越是不会彼此高看。万家不在阿三眼里,但这个万金,他是从小就买账的。万金78年考入财经学院,后来脱离体制,先替泰国侨商打理国内柚木生意,又用做木材生意的经验,自己做起钢材生意。这十几年又改做VC投资,步步踩准。万金从不参加各类同学聚会,但大家会在饭桌上传她的故事。比如,说她有一次去购物,豪车钥匙扔在柜台玻璃上哐当一响,售货小姐轻声提醒她,钥匙请别放那么重。万金高高举起车钥匙,让钥匙从手里重重地落在玻璃柜上,钢化玻璃柜面裂出了雪花。万金说,“请问,这样算重吗?”

这种描述,一笔画出了跋扈,嘴脸惹人厌恶,但真假莫辨,多了些神秘是肯定的。

约在一家避风塘碰头,阿三显然是排练过的,但一开口,万金连数字都没问,就拒绝了。她说,她不习惯熟人间有钱上的借贷关系。还有半句没说完,手机就响了,她对着手机说:“有那么严重?我马上来。”她拿起包,朝我俩草草点了下头,一边还在打电话,一边踩着淡金色的坡跟鞋往外走。

我木木地目送,阿三倒是皮很厚的样子,说,可能老有人向她借钱,她烦这类事。不过,刚才看见她摁了一下微信,才一秒钟,她的手机响了,手机里似乎一点声音没有,她像在自说自话,应该是和司机打了个配合。本来,不可能发现,但她右手发微信时,又用左手遮盖了一下。阿哥啊,贫富是轮流的,别去计较她。你是要帮我一记咯。

当天,万金把180万元划到我的账上,多一个字也没有。阿三写了借条拍成照片,由我转发。

此后,我用微信问候过万金,没回复。两个月后,又问候了一次,万金的微信上出现她女儿的话:妈妈无法与你联系。她回家了,会告诉你。

过了些日子,我的账户上出现了190万元,是阿三划转来的,加了10万元,还款比他承诺的时间提前了三个月。

一直没有万金的消息,那笔钱还在我的账上。

字如其人有道理吗

王恩科

近又有人问我,字如其人有道理吗?

这使我想起了一件有趣的事——多年前在上海市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班上,一位教语文的学员问我:“中国传统文化有字如其人之说,究竟有没有道理?”我回答,百分之八九十有道理。她说:“我班准备改选5名班干部,我把全班的语文作业本拿来,请王老师荐贤如何?”我说可以试试。第二天她果然把练习本带来了。我一本一本地细阅,最后根据字的书写态度,字的优劣和作业成绩,挑选出5个人,选举结果这5人果然中的。其实这并不奇怪,一个作业耐心认真,字迹端庄工稳一丝不苟的孩子,必然是个好学生,他(她)在班级中也一定有很高的威信,为同学服务的态度也一定会踏实负责的。

虽然医学上有天赋论,认为人的大脑聪明与否,有一定的遗传因素,同样学一样东西,有的优秀,有的一般。学写字也一样,有的进步快,有的进步慢。但遗传不是定论,勤能补拙,只要有毅力,有恒心,刻苦认真,一定能把学习搞好,把字写好。所以严于律己,勤于实践很重要。一个能注意修炼自己的品行,能出色完成作业的孩子,他(她)也一定会注意把字写漂亮的。反则,一个作业潦草,字写得歪歪扭扭、支离破碎的孩子,其成绩也不会很优秀,做事也是马马虎虎的。所以字与学业与品行是相互关联的,这是水乳交融,学养涵化的规律。

关于字如其人,古人早就有这种观点,《历代书法论文选》多有论及:“夫书者,心之迹也。”“书,如也,如其学,如其才,如其志,总之曰,如其人而已。”“夫字以神情为精魄,神若不和,则字无态度也,以心为筋骨,心若不坚,则字无劲健也。”“贤者之书温醇,俊雄之书沉毅,奇士之书利落,才子之书秀颖。”杨守敬则更为直接地认为:品高则下笔妍雅,不落尘俗;胸罗万有,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。

但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,写字、学识、人品不统一的情况也是有的,但很少,如历史上的蔡京、严嵩、秦桧等字写得不错,但品行不端,所以后世也没有人去欣赏传承他们的字。我碰到过学习成绩优异,字却很潦草的学生。我问他,你的成绩和字怎么不匹配呀?他说,作业太多,我还要抽时间做别的事。显然这又是一种情况,另当别论。

中国传统文化主张“知人论世”,人品和艺品统一,要求艺术家都应该“依于仁,游于艺。”所以,千百年来,人们对艺术的人格美要求,也渗透到审美意识的潜层。这也揭示了中华民族学艺先学做人,因学立品,以学养艺的传统理念。

书写是表现一个人生命情感的,通过造型创造审美的意境。同样的笔墨纸,书家却写出了完全不同的面貌,这与个人的性格、气节、学识、素养、境界是有很大关系的。因此,作为人心轨迹的书法,不可避免地会留下个人的烙印——或清逸或古雅或肃庄或旷博,抑或粗俗、杂乱、丑拙、怪异。一些不注意人格修炼的所谓书家,人们是不会认可和接受的。

学生写字亦然,字是手写的,但指挥的是心,字的状态反映了心灵的状态,所以,教育一个孩子写好字,家长和老师首要解决的问题不是“技”,而是“心”。若孩子澄心定志、凝神静气,字自然会洁净整齐、端稳秀丽。

鹭影图 (摄影) 杨建正

白纱手套

陈茂生

立冬一过,气温逐渐走低,街上戴手套的人越来越多;如今的手套也是五颜六色,姹紫嫣红的。但迂腐如我,依然对白纱手套情有独钟。不仅因为其质地柔软、价廉物美,提重物、上下车触感“跟手”实在,不会油头滑脑地来回游动;而且保暖美观并有护手作用;更因戴上白纱手套,往事如烟一般似乎从眼前晃悠悠地飘过。

想当年,手套、工作服和帆布工作鞋是冶金系统工厂劳动防护“三件套”。刚开始的手套是“粗纱白手套”,编织手套的线绳粗大但不结实更不耐用,在“三件套”中使用量最大、更换最频繁。上世纪七十年代,一线不同岗位职工每月领取7—10副手套,看似厚厚一摞,但要与金属粗粝表面或机械锋利边缘接触,必须两只叠套使用;由于磨损厉害,短则一日长则三两天就会有破损,不及时更换难逃皮肉之苦。而被油污水垢浸渍后湿漉漉、油腻腻的感觉实在不太好受,尤其在冬天;所以就有用自己湿手套偷换别人新手套的“恶作剧”,车间、部门领导经常为“侦破”此类案件伤脑筋。也有老师傅用粗针大码线缝补破洞,期待手套还能顶用个一天半日;工厂文艺小分队还编了个舞蹈“补手套”,而多余手套则寄给了务农的兄弟姐妹。也因手套绳线粗壮,就有老师傅千方百计拆成一个大线团,然后编织成一字领、高领头等各式“粗纱线衫”,往身上一套,与穿时髦羊毛衫的小青年擦身而过也毫不怯场。那辰光,手套是深入一线的标志。厂长一早下车间、每周四科室人员到车间劳动都要戴手套;若被人说手套还没碰脏又跑开了,就是分量很重的批评了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,手套限额逐渐宽松,每月会配发一定比例的“精纱白手套”,细洁紧致、漂亮耐用;戴着干活就感觉是在“暴殄天物”。所以不少师傅都带回家,让儿子、女儿戴着骑自行车,特别弹眼落睛。再以后引进了自动化的先进设备,需要精准操作也为展现“现代化”氛围;有些工种配发“细布白手套”,精致细巧尤受女职工喜欢。甚至介绍对象会特别说明“上班戴细布白手套”,意味着工作轻松、有技术含量、工作环境优雅。

如今已不多见的公交售票员,为方便点钞、出票,专用手套上的大拇指和食指仅为半截,其余三根是完整的;如今到公园收费窗口也许还能看得到。马路清洁工的手套则就是一个大拇指,其余四根手指就是一个“大通间”。手套变迁映衬了工厂发展,没了手套也就没了厂。

母亲在世时经常说:“戴手套、做生活,一日三餐吃得落。”手套象征着诚实劳动。之后从工厂辗转“职场”,在落地钢窗边敲打计算机,经常感念戴手套抡铁锤时的旷达和不羁。

有一天突然发现:掩饰犯罪的行为、将非法事务向“合法”过渡的操作过程被称作“白手套”,不由得心头“别别”跳,感觉曾经忠实陪伴的手套实在有点太冤枉,因为干那些事时都是不戴手套的。

洒金 (外两章)

魏鸣放

记得一个中午,回到了当年的老房子。一人骑车,拐过了老弄堂托儿所后门。那儿,阳光下,僻静处,坐着几位陌生的少妇。一边打着毛衣,一边低声轻唱:“官人好比天上月。”正是江南的越剧,每一个字里,含着一颗甜甜的糖。一时幻觉,她们的身上,洒满了黄金。

太阳很软,风儿很轻。

洒金。也是工艺。

那是,一大片金色,碎了,烂了,亮了,一星星,一点点,洒在一些扇面上,或是一种器物上,一粒粒,一块块,散了,飘了,转了。

水泥

比如,一些农户,仓库,庭院,小路。都是,水泥的地,水泥的屋。

只看它们,白了,晴天。灰了,阴天。黑了,雨天。

有一种黑白,叫没有彩色。

通讯录

一个人的旅馆。没有他人。

白天,晚上。

一本老通讯录。只有回忆。

今天,昨天。

七夕会

在安吉竹乡过年

薛鲁光

这几年,去农家乐过年,成了不少上海人的春节度假方式。癸卯年年初,我们一行亲友团来到浙北山区安吉县报福镇石岭村过年,下榻旅馆为建在半山腰的一家农家乐。

步入竹林,只因前一天下了场透雨,山乡的空气像过滤般的,竹子高耸入云,在荒山野岭中默默生长。仰望蓝天白云,远视翠色山峦,闻嗅纯天然氧吧,平素被钢筋水泥锁扣的心情倏忽敞亮起来。

农家乐底层为车库,二楼为餐厅兼灶间,上面三层为14间客房,有130平方米。房东是母子,十分好客,姨见忙不过来,主动来帮忙。吃惯鸡鸭鱼肉,很想品尝山区的特色菜,于是,善解人意的主厨便烹制清炒笋叶、麻婆豆腐、红烧鲫鱼、鸡炖竹笋等当家菜来犒劳我们。

那天,饭后,沿山路往北闲逛,这是典型的盘山路,5米来宽的路,留给行人的所剩无几,我们来到某“山庄”,主人是一对“80后”老夫妇,我们与老妪聊天,“老人家,生活可好?”“马马虎虎,新农保每人每月一百多,儿子给点,女儿贴点。”“农家乐生意可好?”“新开张仨月,帮着儿子媳妇打个下手,忙时要雇个短工。不像你们城里人退休金高。”老人筋骨好,80多了,还忙这忙那。从来不吃药。一听说老妪不吃药,妻泛起羡慕的眼神,“不生病就是多赚了”,乍闻此语,老人直点头,便邀我俩来她家看看。

来到老人家院子,两面墙上摆满了用竹篾编的篓筐、躺椅,用竹篾编的小孩玩的蚂蚱、蜻蜓、孙悟空和哪吒等形象。老人家里的家具也多用竹子做的。竹椅竹凳,竹桌竹柜,看来,竹乡人因陋就简,利用养竹来致富,不失为一条良策。

翌日,驱车来逛报福镇农贸市场,这是个仅有5万人的小镇,来此设摊的多为农妇,多为山货、蔬菜。竹笋干丝、梅干菜、栗子比较好销。吃喝玩乐,彻底放松。不由吟哦郭建光的唱词,“一日三餐九碗饭,一觉睡到日西斜,腰也宽,肚也胀,路也走不动,山也不能够爬……”哈哈哈。完了,发几张风景照在朋友圈,立马引来点赞,这个说:“安吉空气好,天天冲网吧。”那个言:“农家乐里躲清闲,赚来稿费用光光。”我掩嘴了之。随手敲下一首《五律·竹喧》:

喧嚣疏影外,绿竹绕潭边。
料峭还寒袭,响鞭墒垄连。
嫩芽馋口福,箫笛颂情绵。
待到蝶翔际,人行斗笠仙。

时尚